

## 再启征程为梦圆 荒山崛起工业城

鹰城街头有许多地名与企业有关，五矿口、总机厂、火电公司……这些企业的名字在担当着城市坐标的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印证着平顶山这座新兴工业城市的光荣身份。

20世纪50年代初，伴随着地层深处煤炭开采的隆隆声，伏牛山南麓这片曾经黍麦飘香、阡陌相连的浅山丘陵，几乎一夜之间就从男耕女织的农业社会迈进机器轰鸣的工业时代。从此，美丽的鹰城开启了城市化、工业化水乳交融、交相辉映的发展历程。

因煤而立、因煤而兴，巍巍高耸的井架挺起了鹰城坚强的脊梁，日夜飞转的天轮带动了鹰城强健的脉搏，乌黑锃亮的原煤点燃了鹰城崛起的梦想，照亮黑暗的矿灯指引着鹰城从豫西矿山小城到大型工业基地的嬗变之路。

六十年，一甲子。今天的平顶山已非昔日的矿山，看那钢花飞溅铸就国之重器，乌金灿灿驱动复兴航程，岩盐如雪舞动化产链条，银线悠悠畅销四海五洲，高端装备花开异国他乡，平高担当行业圭臬，鹰城智造成就民族梦想。

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新任务，平顶山拉开了转型发展的大幕，全市上下正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引领，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城市转型、社会转型和生态转型，着力打造中国尼龙城、中部能源城、中原电气城、全国重要的不锈钢产业基地和海内外知名旅游目的地，努力把平顶山建设成为创新引领的工业新城、宜居宜业的生态绿城、近悦远来的旅游名城、文明和谐的平安福城。

(本报记者 王尧)



▲上世纪六十年代，井下矿工在工作。姚剑宝 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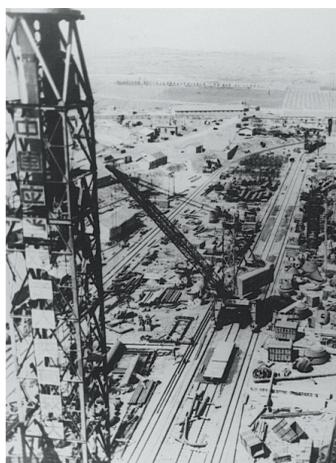
▲2009年2月17日，矿工在井下巡视自动采煤机运行情况。2008年11月份以来，平煤神马集团天安六矿引进一套价值5000多万元的综采自动化系统，安装到井下调试后，2009年2月初正式投入生产。这套包括采煤机、刮板输送机、转载机等11台设备的自动化系统，使采煤工作面由原来的30人减少到12人，日产原煤由过去不到3000吨一下子提高到6000吨，大大减轻了矿工的劳动强度，实现了“减人提效、安全降耗”的目的。  
李志勇 摄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一矿。姚剑宝 提供



上世纪六十年代，田庄洗煤厂一角。姚剑宝 提供



1974年姚孟电厂建设初期。姚剑宝 提供



2017年3月26日，一矿矿区。李志勇 摄



2017年3月27日，田庄选煤厂。李志勇 摄



2017年4月2日，姚孟电厂。李志勇 摄

## 庆祝建市60周年·见证

### 改造四矿使矿井产量提升4倍

□讲述：张铁岗 □整理：本报记者 高轶鹏



张铁岗

5月3日上午，见到张铁岗时，他刚刚参加完一个研讨会，而前一天他才从中南大学开完一个研讨会回到平顶山。

1945年9月，张铁岗出生在汝南县，寒窗苦读，后考入焦作矿业学院（现河南理工大学）。1967年，他被分配到原平顶山矿务局四矿采煤一线。

张铁岗说，那时的四矿已经在全国小有名气。因为在1964年，四矿是全国煤炭系统4个质量标准化样板矿井之一，掘进一队的施工的四矿一水平南大巷更是全国的样板巷道。

在井下，他一个班要上10几个钟头，中餐就吃一个饼子；采煤工、支架工、溜子工、掘进工、放炮员……啥活儿都要会干。就这样，良好的理论基础加

上实践经验，一年之后，在当年分到矿务局的70多个学员中，张铁岗第一个被聘为技术员。

“放炮一拉完，马上进采面，刨去探头煤，找掉锅底矸，铁梁及时挂，顶板背完……”这是张铁岗当时为采煤工编的“五字经”，50年过去了，他依然记得十分清楚。这些都是张铁岗利用自己的实践经验在业余时间编写的。当时，矿务局将他编的采煤各工种“五字经”印成小册子，在全局推广，许多新采煤工上岗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先背会这些“五字经”。

以前，国内许多高校实行“开门办学”，将学生带到生产一线，让生产技术人员现场教学。“由于我的理论功底好，再加上有实践经验，所以我为中国矿业大学、焦作矿院、重庆大学、辽宁工程大学等高校的大学生讲课，毕业设计课都是我讲的。”

1973年，张铁岗从一个普通的技术员升任到四矿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

上世纪70年代，“大干”是煤矿的主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

那个年代，矿里每季召开一次誓师比武大会，矿内外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在誓师比武大会上，矿党政工青领导都要讲话，采掘机运通各系统的重点单位都要表态发言。为配合大干，街道成立家属服务队，分三个班到井口补衣、钉扣、送热水；矿后勤服务人员随时听令送餐到一线。有的矿还成立了女子采煤队，巾帼不让须眉；为多出煤，掘进、维修队有时单独包揽自己干，出煤量与采煤队比

不分上下。上任后的张铁岗也不甘示弱，产生了改造四矿的念头。

针对四矿生产部署不尽合理的现象，张铁岗向矿领导提出了“由外延变内涵”的矿井技术改造方案，即“煤矿要变广种薄收为集中生产”，走老矿挖潜发展生产的路子。他通过改造矿井通风系统由压入变为抽出，改短走向为长走向，改矿车运输为皮带运输，改高档普采为综合机械采煤，不仅制服了瓦斯，也使矿井产量由原来的60万吨上升为现在的240万吨，年增利税4000多万元。后来，他也因此被提升为九矿总工程师、四矿矿长。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平顶山煤矿经济经历了一段困难时期，尤以1998—2001这四年为最。

但正是在这个时期，张铁岗和全局工程技术人员成功地对一、二、四、五、六、八、十、十二、朝川等9座矿井进行开拓延伸，并主持了十三矿、首山一矿的设计与修改，为今天平煤产量持续上升，保持这一特大型企业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

2004年1月5日，张铁岗成为中国工程院唯一一名来自煤矿生产一线的院士，也是我省第一位本土院士。

“去年，市委、市政府提出打造‘中国尼龙城’的战略构想。虽然现在离开了工作岗位，但是当务之急是带出几个好徒弟，把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为平顶山和平煤神马集团转型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张铁岗动情地说。

### 在全市商业系统首办“背篓商店”

□讲述：薛天德 □整理：本报记者 吴学清



薛天德 吴学清 摄

今年82岁的薛天德对初到平顶山的第一天记得是比哪一件事儿都清，尽管已过去整整61年了，“住在矿区招待所，是在‘箔’（用高粱秆编织的片状物）上睡的”。

从最基层的门市部做起，这位和蔼的老人把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奉献给了平顶山的商业。

薛天德是新城区湛阳镇人。当时湛阳镇叫薛庄区，隶属宝丰县。薛天德高小毕业回村当了扫盲教师，后来回到里担任团支书、武装文书，还当选为宝丰县首届团代会代表。

1955年，一纸调令把薛天德从区里调到县里，负责各村代销点的烟酒联系业务，自此与商业结缘。

不久，薛天德又被调到许昌专区。到专区供销社办事处报到的第二天，一

位负责分配工作的女同志对他说：“薛同志，你到平顶山吧，离家近。”

1956年8月的一天，21岁的薛天德和一起分配过来的42人，挤在一辆没有棚子的大卡车上，被送到了平顶山。

“矿路还没修好，车停下来了，人还不知道已到平顶山了。找人问路，没人知道矿区招待所，费了好大劲才找到地儿”。薛天德说，一路走来，乱石一窝挨着一窝。招待所就是顺着山势刚刚盖起来的几间红瓦房。屋里一坑水、一个“箔”。

薛天德接到通知，到中国蔬菜食品杂货公司河南省公司许昌分公司平顶山支公司报到，“办公地点在诸葛庙村，是几间四周用竹竿一撑、箔一夹，上面盖土油毡的简易房。”薛天德说，到单位报到后他被分到了井营第五门市部。

门市部加上薛天德一共3个人，租用一家农户的房子营业，主要卖烟、酒、杂货、酱油、糖，还代管猪肉。为方便附近工地的工人，薛天德还在全市商业系统第一个办起了“背篓商店”，开展上门服务，“一到工地，（商品）很快就卖光了。工人都七嘴八舌地问明天还来不来”。

薛天德说，由于门市部空间狭小，晚上另两个营业员睡柜台里面，他就睡柜台外面。交通也不方便，“风多雨多石头多，出门都是石头窝，不是上坡就是下坡”。1957年底，大雪把门市部的房子压塌了，薛天德顶风冒雪到市里汇报。

不久，薛天德又被调到许昌专区。到专区供销社办事处报到的第二天，一

街，共搬了三次家。

1959年底，薛天德作为市商业局采购经理组的一员到西华农场第七站调蔬菜。为保证把菜运到平顶山，他一直坚守在农场，直到采购组在漯河开春节联欢会，四处找不到他，才发现他过年都没回来。

当时买布要布票，买酒要酒票，买肥皂要肥皂票。“工人发钱三天富”，首先把食堂饭票买足，其次把凭票的东西买回来，紧缺商品就买不到了。

薛天德说，当时干部每月29斤粮票，每月都舍不得吃完，要节约两斤留作来客人和有事时用。

1971年，薛天德在东工人镇烟酒商店当主任。十二矿一名职工因到处买不来冰糖给母亲做药引子，几经周折找到了薛天德求助。20多年后的一天，薛天德到一矿口办事遇到一个人，“他说我救过他母亲的命，非要拉我回家里坐坐不可。咋想都记不起这个人是谁，最后一问才想起来这事”。

辗转多个烟酒商店，薛天德无不在用心用情地工作。在落后的供给条件下，为服务生产、方便群众，他继“背篓商店”后还创造性地办起了“列车商店”“井口商店”“日夜商店”，引起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的注意，对他进行了报道。

1986年，薛天德调回市商业局机关，直至1997年退休。

现在，老人虽已年逾八旬，但身体很好，面色红润、双目有神、声音洪亮。老人每天的生活也很有规律，晨练、养花、聊天、买菜、帮孩子做饭……